

老达城淘沙石工人往事

达城胡家坝下坝，临州河岸有一棵五大主干挺拔抱团的黄楠树，枝叶繁茂，年年发新芽。川流不息的州河水在树前流淌，滨江大道迎朝阳通达前方，高耸入云的商住大楼映照绿水，野茅溪大桥横跨州河两岸连接青山，如诗如画，美不胜收。

这里，曾经是老达县东城玻璃厂遗址，玻璃厂职工最先由42个淘沙石工人组成，建厂之日栽培下这棵黄楠树，距今已有43年历史。

上世纪50年代后期，达县城区房屋建筑由砖木结构转向砖混工程。砖混的“混”指钢筋混凝土，由水泥以及沙子、石子、水按比例混合拌制而成，内配绑扎成形的钢筋。建筑工程及水泥制品需要大量的河沙、石子作原材料，于是，新兴“淘沙石”行业产生。沙石，有的写作砂石。

沙石品种：绿豆石(0.5厘米)，豆子石(1厘米)，连槽石(2-4厘米)，人头石(4厘米以上的鹅卵石)；粗沙(河里捞出)，中沙(河岸自然沙偏粗)，细沙(河岸自然沙偏细)。石子越小价越高，沙越粗价越高。

淘沙石业首要是选址。沿州河寻找石源丰富、无人开采之地。州河，渠江支流，原名通川江，因流经明代称为达州的达县，故名州河。它是达州市境内流域面积最大的一条河流，于渠县三江镇与巴河汇合注入渠江。那时，达城淘沙石地址多选择州河罗江罐子滩至宣汉洋烈一带。国防部原部长张爱萍将军系罗江人，16岁时写有诗句：“罗江罐子滩，水吼浪滔天。奔流逐四海，长流不复返。”这一带河窄滩多，滩头滩尾河沙石子丰富，州河涨大水，上游又冲流沙石下来，成为新的资源。为抢占资源丰富的好位置，从事淘沙石的个体作业户时有争吵发生，最终握手言和：“同为达城人，抬头不见低头见”“船多不碍桨，车多不碍路”。

地址选好后，租两只木船劳作、运输。将船上的遮篷移至河岸，搭建一个小窝棚，内铺草作床垫，供休息住宿。棚外垒石建灶，捡河滩枯草树枝煮饭。若是吹风下雨，只得啃面包或其它干粮充饥。若是冷得打哆嗦，则在谷草被窝中高唱：“安得广厦千万间，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！”

淘沙石劳动时木船停泊在深水区，工人要在浅水中修一条石子路，在开挖地先铲除河水中表面的泥土，用挖锄挖出沙石，挑运到船旁，倒入特制的长方形淘筛中。两人站立在水中，相互配合，将淘筛在水中不住抖动，淘去泥沙，留剩干净的石子倒入船上的吊筛中。吊筛一头用坚实的麻绳套在木船桅杆中间的遮篷梁上，一人操作，来回摇动，漏下所需规格的小石子滚落船中。筛子余留大石子，倒入另一只船中。一只船装小石子，一只船装大石子。

淘沙石全系露天作业，不论严寒酷暑，还是水深齐腰，工人均在水中劳动。夏天，他们被晒得油光水流，露出洁白牙齿，形似非洲黑人。冬天，他们上身穿着棉袄，下身则穿一条短裤浸泡在水中，冷水浸骨。有时螃蟹咬脚，淘沙石工人迅即弯腰将手伸入水中将其捉住，不断挥舞，兴奋地喊叫“打牙祭”！

我有几个中学同学，毕业后兴致勃勃去淘沙石，受不了河水中劳动的辛苦，三天后自动放弃。

一个夏天，有几个顽皮少年在州河游泳，一个少年腿脚突然抽筋，在水中高呼救命。淘沙石工人赶紧抛掉手中的筛子，将少年救起。10多年后，少年大学毕业归来，寻找打听，专程拜访营救者，表示迟到的感谢，说：“小时候，怕自己私自下河游泳事被父母知道，没有让父母知道自己被救一事。”此后，这个少年，每年春节前都会打电话问候。

淘选的沙石装满木船后，顺流而下，运到城区州河滩头码头、南门码头，或三线建设重点基地062等单位专用码头。不少下力人，将沙石挑运上岸。滩头码头、南门码头更多的是牛拉车将沙石运往建设单位。



木船承载沙石重量，以木船吃水深浅来确定。那时，我有不少朋友是下力人，他们在码头挑运沙石时，脱下身上的衣服，光胴着上身，我在一旁替他们看守衣服。劳动结束后结算分红，淘沙石工人与下力人互邀去馆子。大碗吃肉，大杯喝酒。我成了他们的食客，吃着莫合(白吃)，打着饱嗝，一起吼叫“四季财、五魁手”奉令。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我上班的单位水泥电杆厂，需用大量沙石材料。我中学同学高精志原是木工，后担任沙石收购工作，用卷尺测量牛拉车围棚长短高低计算重量。我们同一个寝室，他中等个，皮肤白皙，头发卷曲，嘴唇薄小，身姿纤瘦，形似女子，大家叫他“高假女”。

水泥电杆厂有一口大水井，井水溢出地面流淌，工人们爱在这里洗衣服，男女都有，不时相互泼水嬉笑，说一些“荤话”，甚而你推我攘。有一天，驾驶员温司機的4岁小儿子在井旁玩耍掉入井中，高精志此时正在洗衣服，见状就势伸手将小温救出。被救的小温拜高精志为义父。

高精志20岁时，重感冒不治，不幸英年早逝。高精志还没有结婚，出殡那天，义子小温，头缠白布，端着高精志的遗像，走在队伍前面。不少淘沙石工人自发前来送行。

1976年，达县城关镇成立沙石管理站，将淘沙石的作业人统一管理，统一承揽工程，统一销售，统一分配，人人有活干，结束淘沙石竞争无序的局面。空闲时间，则集中学习。

沙石看似取之不尽，但沙石的形成要经过漫长的地质变化，需要几千甚至几百万年。因此，可开采的沙石资源十分有限并且不可再生。随着改革开放，城市建设步子加快，州河沙石资源日渐枯竭。

采沙船在河道过量采集沙石，会对河道生态环境造成一定的破坏。上世纪末，达城建设所需用的沙石，采集点改在巴河。巴河为渠江主支流。发源于南江县玉泉乡，流经南江、巴中、平昌，纳通江后流入达县，再南流至渠县三江镇，与州河合流成渠江。巴河全长373公里。

达城州河大多数淘沙石工人不愿离乡背井去巴河，于是面临失业的困境。此时，成立两年的沙石管理站收取管理费已积累8万元。沙石管理站本着取之于民、用之于民的原则，将42个淘沙石的作业人组织起来，将8万元全部投入筹建达县东城玻璃厂。

淘沙石工人，早就渴望改行，早日上岸，成为上班时间固定的工人，不想一辈子做水上漂泊的淘沙人。因为有家不能回，常在荒芜的河滩风餐露宿，有对象没有时间谈恋爱，很多淘沙石年轻人，到了结婚年龄，仍然是单身汉。

东城玻璃厂选址胡家坝下坝，位于达城北郊，原是一片开阔地河滩及菜畦地。

上坝为中心医院住院部。筹备伊始，共筹措资金14万元，来源是沙石管理费和菜园社的借入款。

为向国庆节献礼，工人们大干快干，玻璃厂1978年9月28日正式点火，烘炉开工生产。800平方米的石棉瓦厂房里，有一座5吨熔池炉和退火窑，3台手压制瓶机。工人往返转身用铁棒挑出一小团玻璃溶液，送到模具里压制成各式小瓶；或口含长长的空心铁管，将玻璃溶液吹成金鱼缸或大肚酒瓶。手工吹制主要依靠熟练的技术和工人的操作经验，操作方法貌似简单，但要得心应手地吹制出符合要求的制品，尤其吹制复杂的艺术装饰品确非易事。

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，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。此时，简陋原始的玻璃厂生产刚三个月，42人的小厂，1978年底财务决算盈利2000多元。双喜临门，工人们欣喜若狂，燃放鞭炮，相互拥抱庆贺。此后，乘改革开放东风，玻璃厂产量成倍增长，年年创收。

1982年，“7·16”特大洪涝灾害直袭达州，河水突然猛涨，淹没了河边的玻璃厂。水火不容，熔池炉爆炸，不少产品被洪水冲走，库房里贵重原料纯碱被洪水浸泡。在厂党总支带领下，男女工人齐上阵，在齐腰深的洪流中，扛背200斤重的麻袋大包，将300多吨纯碱转移到安全地带。

“困难吓不倒英雄汉，越是艰难越向前。”这句上世纪的励志口号一直影响着中国人的激情与斗志。玻璃厂向上级立下早日恢复生产的军令状，加班加点不分昼夜，清洗车间，维修设备，补修熔池炉，一个月全面恢复生产。1982年全年实现利润35万元，创造出令人啧啧称赞的奇迹！

1984年，玻璃厂上班的工人增加到一千多人，生产创造新奇迹，全年销售收入900万元，成为达县市第一个实现利润130万元的企业，第一个上缴税金200万元的单位。东城玻璃厂多次登上领奖台，力压群雄，头排就座，各种锦旗、奖状挂满车间、科室和厂部，最高荣誉是“纳税大户”。

玻璃厂2002年资产重组。近几年，达州城市建设日新月异，滨河大道已延伸胡家坝直至张家坝江湾城，玻璃厂遗址高楼大厦林立，成为居住和商业新区，车水马龙，人来熙往，旧模样荡然无存。

而今，玻璃厂职工领取着退休工资，品清茶，饮薄酒，含饴弄孙，享受着幸福的晚年。有的随子女去了国外，去了北京、成都等地。居住在达城玻璃厂的工人，不时来到黄楠树下相聚。那些曾经淘沙石的老工人，大多年过七旬，他们感恩生活，珍惜现在！有的伸出大拇指，自豪地说，我们东城玻璃厂曾经是达州“纳税大户”！

前人栽树，后人乘凉。黄楠树枝叶摇曳，见证着淘沙石工人成为玻璃厂职工曾经的往事，仿佛述说着过去难忘的故事。



闲士说事

食《那人，那事》。有《达州美食》游历四方话美论、餐饮文章和人物传记。著奔，锐不稍减。擅长文艺评事。虽年近古稀，却驾马狂体人，达州市科普作家协会理事。本名王元达，知名网络媒秦巴闲士。